

師門瑣憶

——中大早期的中文系

方遠堯

四十年前筆者就讀於中大中文系。中央大學是國民政府定都南京後全國規模最大的大學，共有文、理、法、商、工、農、醫及教育八個學院。在校中組織上，文學院既名列各院之首，而中國文學系在文學院中又排名在外國文學、歷史、地理、哲學、藝術各系的前面，因此是最為人所注目的系。當時教授陣容，確也十分堅強，每位都是「婆婆乎術藝之場，休息乎篇籍之圃」的全國知名之士。系內同學人數雖不多，每年級只有廿人左右，却是來自全國各省的。一個個衣著都很樸素，比較其他各系為尤甚。男的穿長袍，很少西裝革履，女的則是布衣布裙，長皆掩膝的。當時全校，讀書風氣甚為濃厚，圖書館固然經常滿座，而各宿舍中，也隨時可聽到朗誦詩文的聲音。

旭初先生甚得人和

系主任汪旭初先生，名東，號寄安，是餘杭章太炎先生的學生，經學、文學，皆造詣極深。他身高過人，眉宇清秀，蓄有短短的牛角鬚。平常

態度嚴肅，望之頗令人生畏；可是與他接談，却甚和藹可親的。他教的課，是本系一年級必修的文字學，及二三年級選修的唐宋詞，都有他自己編的講義。講書雖然略帶蘇州土音，但是發聲明朗，坐在大教室的後排，也聽得很清楚；尤其講唐宋詞，遇文句美妙處，直欲將「文外曲致」道出時，更覺響亮。因此選課的人既多，旁聽的人也不少，不但教室中常無虛席，窗外也每擠滿了人頭。他教文字學，以說文為本，形聲義三方面都顧到的。章太炎先生說：「形為字之官體，聲義為字之精神，必三者備，而後文字之學始具。」他所編的文字學講義，自然是本着這種原則了。讀過他的文字學，不但對於六書的認識很清楚，而且對於閱讀古書也方便了不少。他既善教學，而主持系務又甚得人和，因此廿一年便兼任文學院長，使中文系在校中的地位也無形中提高了。下面是我錄他在重慶時的一首詩，和光復南京後的一首詞。

旅渝雜詩

隔江東望海棠溪，有子能銜鳥不飛。日暮東風兼細雨，故園花事覆春泥。

惜黃花慢（素秋伯璠約后湖賞菊）

淺碧籠裳，認麝塵步履，尙識秋娘。共驚劫後，歲華漸晚；遊蹤到處，偏近斜陽。繡圍錦繞湖山畔，似窺鏡，重理新妝。勝故鄉，顏垣敗圃，難薦壺觴。
芙蓉漫說宜霜；恨化工，未與蝶粉蜂黃。門將春豔，萬花避色；移來燕席，一水都香。暮笳鳴咽西風緊，送迴棹，燈影飄涼。繫寸腸；更追舊日輕狂。

伯沅先生高風亮節

系中年齡最高，而資格也最老的教授，是陳水王伯沅先生，名濤，號冬飲。他從民國四年起，便任教南京高等師範，東南大學，一直到十七年改中央大學，未曾間斷。先生學問淵博，於諸子百家之說，幾無所不通，於文章各體，幾無所不能。他能開的課甚多，我却只聽過他講杜詩和

高級作文。講書多半坐着，常面帶笑容，聲音不高不低，而時出幽默語，真令人有如坐春風中的感覺。我還記得講杜甫詩「佳人」，到最後一句「日暮倚修竹」時，他說：「佳人只可倚修竹，如倚桃李，便成倡女，蕩婦了！」這樣講說，於初學詩的人是最好的啓示。先生授課認真，從不缺席，遲到。廿一年冬天，快放寒時，有一天風雪甚大，地面積雪四五寸厚，到十點鐘是他上高級作文時候，卻不見蹤影；有同學到系辦公室去問，也沒有消息；大家相信他必來，都靜坐教室中等候；直到十點半他來了，滿身皆雪，進門將風帽脫下，頭上熱氣騰騰，一面拂去身上的雪，一面解釋說：「來遲了！我坐在車上，見車夫拖得太費力，而且前進又甚慢，便下車一步一步走來的。」他家住城南門東仁厚里，距城北中大，在十里以上，雪中步行這樣遠來上課，是多麼不容易！由這件事，便可以看出他品德的修養了。他在台灣的文稿；曾集印成王冬飲先生遺稿，由華崗文化書局發售。我錄他的詩詞各一首在後面。

阿鸞歌

阿鸞女，才六齡；舌甘如飴小眉青。玩具饅餡不離手，有時一句兩句誦孝經。婆婆喜汝點，兄姊憐汝小。阿鸞生不辰，憂滿乾坤鬢將老。觀世真大夢，把卷臥胡床；兀兀誰共語，還來伏我雙膝旁。拊汝臂，摩汝首。江南桃蔗不值錢，掩目羞饑但張口。去年識字猶未多；今年嬌逸能唱拍手歌。慣向舅家尋二嫂，時來索筆寫紅事。女阿鸞，美如玉；

隨爺看花伴娘宿；爲汝江干種黃竹。

壽樓春（春日玄武湖）

憑花邊樓高；看湖城蘸水，依舊周遭。幾點鍾山眉翠，鏡中魂銷。風又起，煙平橋。甚畫圖春工能描。漸渚暖蘭生，鶯飛草長，西子比嬌嬈。
承平事，游聽驕。記閒愁賀鑄，來醉衡皋。可奈江南歌管，斷腸今朝！空後約，尋櫻桃。料倚欄調鸚人遙。趁霞外歸篷，吟情暗搖春半篙。

季剛先生英華蓋世

當時系中享名最早最高的，是黃季剛先生和吳瞿安先生。民國初年都會在北京大學教書，門生弟子便徧天下了。瞿安先生精研詞曲，季剛先生深通聲韻，訓詁，可說是各有千秋的。

季剛先生名侃，是曾任四川按察使黃公雲翔的第十公子，生在蜀中的。弱冠留學日本，受知於章太炎先生，稱其「清通之學，安雅之辭，並世無比。」先生在中大，主要講授聲韻學，訓詁學及文心雕龍。上課時，態度嚴肅，甚少笑容；而聲音高亢，語氣有時頗激烈。聽他講課的人，從沒有一個稍帶倦容的。他於說文爾雅廣韻極熟，引證解說，很少翻書。有人說他常在講室中罵當代名人，我却未曾聽過，也許是在北方教書的故事。他於聲韻學創見甚多，人稱其集清儒聲韻學之大成。可惜他平生著作，多未集成專書，坊間可見者，只有早年印行的文心雕龍札記。他是民國廿四年重九後一日，在南京九華村量守廬去世

，時年僅五十歲。抗日戰爭爆發，其哲嗣子駉攜其所藏書籍文稿到成都，於卅四年，首將其早年詞稿整理付印，名曰量守廬詞鈔。先生對於詩詞，曾有這樣的話：「予知博鑒中有骨牌戲乎？其數列天九者上也，地八者次也。詩詞亦有天九地八，顧天九已爲古人擲去，吾獲地八耳。」可見其本不想以詩詞傳世的。但旭初先生曾序其繡華詞有云：「黃君夙罹憂幽，同翔異域，又復生三閭之祖土，襲往哲之修能，宜其所述有哀郢之志，思美之遺也。」其意以之比楚騷，那又何嘗不可以傳呢！下面是他的兩首詞。

木蘭花令

多情祇是傷離別。相見何因愁更切！誰知情重即愁多，若是無愁情亦絕。開簾却見團圓月。又恐冰輪還易缺。可憐圓缺似郎心，願得清光常皎潔。

水龍吟（白蓮）

萬花無此娉婷，接輿偶向孤山見。結璘小謫，飛瓊暫墮，瑤池仙眷。縞袂挾涼，珠璫弄水，囊中游衍。便酡顏收却，鉛華洗盡，冰匳內，越清顯。容易玉繩西轉；動微波，輕羅輕灺。飄然歸去，更無人覺，露瀝風軟。柳外眠鴉，菱邊隱鷺，來尋已晚。待今宵月下，練單宿處，約婢娟伴。

瞿安先生光風霽月

吳瞿安先生，名梅，號霜厓。他在南京授課

是從民國十二年南高改東大時便開始的。我會聽他講二窗詞（吳夢窗與周草窗）及曲律。先生衣帽整潔，上課時，常笑容滿面。只是講話，蘇州土音特別重。我起初只能聽懂十分之二三，一學期後，才達到十分之七八，好在他的課，都有講義可讀的。他教古人詞曲，除少數晦僻處講解外，喜一面朗誦原文，一面手拍講桌，遇到美妙辭句，聲音提高了，拍桌聲也加大了，有時還叫出一好字來，直令人神往。先生於曲，不但能作，能吹唱表，也能打譜，可說是前無古人，後少來者的。我還記得他教曲律的考試，是在秦淮河畔六朝居餐館舉行，那期選讀的只有十多位，大家各帶曲譜及紙筆墨硯，於午前九時到達，臨時指定一人，隨手翻開書本選調，誰也取不了巧。他自己也同樣作的。他先作好，便打譜。到十二時，大家都交卷了於是圍坐一張大圓桌，一面飲食，一面吹唱起來，真是難得的一次雅集。先生教詞曲，督促習作甚嚴。二窗詞課，要大家學填四聲詞，他說：「四聲詞能作，其他的韻文作起來便輕鬆了。」最初填一首水龍吟，詠白蓮，我日夜思維，費了三星期才交卷，真苦煞人也！可是後來愈作愈覺得不費力了。先生藏書甚富，尤其曲本的搜藏，是舉世無匹的。古本書亦藏得不少，曾榜其書齋曰「百嘉室」，意謂度藏一百種明嘉靖刻本的。廿六年蘆溝橋事變發生，先生避亂西遷，曾隨身帶了好幾箱書，想必是他一身精力所聚的善本書了。廿八年三月十七日，他卒於雲南大姚縣李族屯時，聞有人曾為其書清理編目，並曾有人主張，在中大圖書特闢一室，度藏他

的書，以留永久紀念；可惜當時在戰亂中，未曾實現。先生著作甚多，早年寫了顧曲塵談，及奢摩他室曲話，後來又寫了詞學通論，曲學通論，中國戲曲概論，南北詞簡譜等書，另外還有霜厓曲錄，詞錄，詩錄。先生所作的詩詞曲，大半都是富有民族思想的。下面是他的兩首近體詩。

聞遼瀋警訊（按即九一八事變）

白山黑水認前朝，不道將軍竟渡遼。已見邊庭潛易幟，豈知上國尚藏刀！敦榮信使秋風急，城郭人民夜哭高。太息專城膺重寄，嚴疆萬里等鴻毛！

聞上海警訊（按即二二八事變）

行路皆知司馬心，側身東望隱憂深。可憐壯士空投袂，未見元戎決縱擒。

汪王二師西江名士

汪辟疆先生與王曉湘先生是西江兩名士，皆擅長辭章，並兼通經史。曉湘先生講授國學概論及修辭學，辟疆先生講授目錄學及宋詩選，皆編印有條理精密，辭句雅潔的講義，而上課又皆態度謹嚴，絕少閒言笑語。辟疆先生名國垣，於清代詩人掌故甚熟，曾於民國初年戲作光宣詩壇點將錄，一時文壇轟動。後來曾將它改寫為近代詩派與地域一文，分詩為湖湘、閩贛、河北、江左、嶺南，西蜀六派，加以綜合說明，刊於方湖類稿中，確是難得的近代詩史。曉湘先生名易，講學者重治學方法的指導。曾謂：「治國學者，當

明四端：一曰辨真偽，二曰知輕重，三曰明地理，四曰通人情。」又謂：「誠能就事理之真形，作忠實之研究，剔粗取精，闕疑慎信，則有用之學，自脫穎而益章，無稽之談，亦不攻而自破。此今日學者所當服持者也。」下面的詩詞，前兩首是辟疆先生的，後兩首是曉湘先生的，都是他們早期的作品。

與高大話都中舊事

話到春明信惘然，那堪江介又狼煙！排愁共憶東京錄，避世聊成泊宅編。可有遺文搜石室，應無餘淚到銅仙！雞鳴風雨天和晦，坐閱簾蘿不計年。

王癸雜詩

一笑尋花到短牆，幽姿黯黯費平章。洗清十日胸中惡，省識宵來徹骨香。

酒餘晚眺

十頃魚鱗往復還，越城風影照酡顏。五年地熟兒時路，四面風扶片刻間。靜體始知春有味，登臨微愜日衡山。莫呼鷗鳥憐孤獨，待約餘醒早閉關。

高陽基（過達官故居感賦）

頽柳窺池，殘楊據閣，嬌春不放閒花。訪石搜松，難消美酒生涯。虛廊久靜泥輕落，記舊時燕子人家。遣無聊堪話興衰，猶數棲鴉。當年珠履嬉遊地，指青奴傳燭，綠婢煎

茶。璧月瓊尊，清商怨起琵琶。東風日暮餘啼鳥，且問誰金谷繁華。更何必獨客憑欄，愁滿城笳！

御氣飛行俯八垓，與圖

次第眼中開，秦川一洗

群紫迴，駐策以

生輕絳，灌飛書心

要健部，故不應閑

看華山來

舊你阮溪沙

汪東

汪東

汪東（旭初）教授手書浣溪沙詞

小石先生文采風流

胡小石先生，名光燁，生長在南京。他講課聲音很宏亮，條理很清楚，又沒有一點方言，而且黑板字也寫得極端麗，可說是當時講課最受一般同學歡迎的老師了。中國文學史，文學批評，和甲骨文是他開的。他所授的課，都僅發參考資料，沒有編印講義，但是作筆記很容易，所以外系選讀的人也特別多；尤其中國文學史，上課時必須早到，否則便沒有坐位了。當時的先生帶書上講堂，多半用方布包裹，而他却用的是大皮包，帶的書自然也比旁人多的；因此大家為初來的同學介紹時，每告以提大皮包，戴黑眼鏡的便是他了！在教授中，他是比較忙的一位，因為兼任金陵大學中文系主任，並求他寫字的人也特別多。抗日戰爭爆發，學校西遷，他同旭初先生，辟疆先生都隨着到重慶。下面兩首詩，便是他在重慶作的。

在渝聽董蓮枝唱大鼓

聽汝秦淮碧，聽汝漢水秋；聽汝巴山雨，四座盡白頭。

夢中觀劇演東北義勇軍抗日故事

霓旌龍笛萬人歡，莫惜金樽泛夜寒。遼海英雄水淘盡，挑燈猶許曲中看。

上面所談到的幾位先生，只是就我在校時期，自十七年到廿二年，所獲的印象作簡略的敘述。其在學術上的成就，因限於篇幅，沒有多談。在抗戰時期，學校遷到重慶，當時我在成都，雖曾想到沙坪壩去看西來的幾位先生，可是工作甚忙，沒有機會，不免感到歉然。卅六年秋天，我因事到南京住了二星期，曾抽空到學校去一趟，見學校房屋大為改觀，幾乎路都找不着了，一時感到世事的變遷，真有如滄海桑田。季剛先生，瞿安先生，伯沆先生都已先後去世，而旭初先生已早離校任禮樂館長，曉湘先生則在抗戰時期已回江西了。只有小石先生和辟疆先生還在校，我曾見着。後來我也曾去看旭初先生。不過當時物價日益高漲，匪患已漸猖獗，他們在談話間的表情，已不像當年的心曠神怡了！而今又事隔二十多年，且與大陸音息斷絕，更不知卅六年會見着的幾位先生尚在人間否？在此間的同學，有時相遇，偶說到當時中文系的情景，無不覺得是最理想的中文系。後學校遷重慶，聞校風一直未變；中文系仍然很淳樸。今中大在臺灣復校，又恢復了中文系，甚望能承繼當年淳樸的校風，多培養出些優秀的人才，為社會國家服務，這便是我寫本文的動機了！